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騤縈

篁墩文集卷四十

明 程敏政 撰

行狀

光禄大夫柱國少保吏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達李公行狀

曾祖諱寛甫贈光禄大夫柱國少保吏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妣喬氏贈一品夫人

祖諱威故雲南江川縣丞累贈光禄大夫柱

國少保吏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妣楊氏

孟氏俱贈一品夫人

考諱昇累封榮禄大夫少保吏部尚書兼華

盖殿大學士加光禄大夫柱國妣葉氏贈一

品夫人繼常氏封一品夫人

公諱賢字原徳姓李氏世居河南之南陽鄧州為鉅族

其先相傳有兄弟四十八人同爨宋宣和中旌為義門

值兵燹失其譜牒至諱成者生義卿寬甫之考也寬甫生威元至正末起鄉兵捍州里歷陝西乾州揔師佩金符與主將不合棄官而歸國朝洪武初以薦起至雲南江川縣丞有惠政是生榮禄公公之考也公生而氣宇凝重不妄舉止嘗得疾劇葉夫人危之有老嫗來視曰此非凡子幸毋無以為憂言已即去明日疾愈人以為神七歲知向學稍長入為州學生學業騰進一時師友皆莫敢與齒舉宣德壬子河南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

鶴數十旋繞廳上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酹曰將必有名世之才乎癸丑舉進士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公瑄以御史家居公往造之叩質所疑薛公亟稱之以為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英宗皇帝嗣統公上疏言帝王之道在愛養黎民踈遠降戶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豢養降戶者今京師降戶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降戶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降戶一員

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幸位則食之者寡此豈
幸位之比况降户旅寓京師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
前代已覆之轍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為萬世計勑兵
部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
消未萌之患盖公筮仕即有志當世如此雖議者難之
而己巳之變畿内降户羣起扇亂以應敵公言始驗正
統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會有旨文官誥勑三年不得
請必俟九年者公以職守所在復上言此奬勵臣下之

良法若俟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後卒從公言公以人才繫太學而太學因元之陋上疏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後數年詔新太學實自公發之乙丑陞考功郎中踰兩月丁母葉夫人憂久之轉文選郎中俟終制赴京公官吏部更三任率公暇手不釋卷尚

書王文端公以公輔期之而少師楊文貞公每以不識公為歎南陽知府陳正倫文貞友也因要公往見之公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大夫兩賢之己巳秋敵攻大同時中官王振貴用事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公代之行師潰於土木英宗北狩扈從官多預其難公瀕死而還景泰初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絶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

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為陛下一身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其忠言宜賜鑒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辛未敵遣使求通好有詔絶之令廷臣公議長策公上言敵所以輕舉無忌者恃其弓馬之强而已在吾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者

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用得其法行可以退敵驅之出境止可以衛民使得耕作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士何如夫今之將士猶古將士而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待之厚矣然不能一為國家復讐雪恥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能安寢也詔加奬諭仍飭中外將臣采取而行是歳冬以合廷薦陞兵部右侍郎壬申奉命察四川有司之不職者癸酉還京轉户部右侍郎公以敵欲無紀不宜終

徇上疏言敵相顏森近弑其主并吞諸國包藏禍心其志非小若只聽其講和貢馬圖金帛之利蔑敬順之誠增數冒名曾無定約竭生民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在彼日見盛强在吾日加罷弊持此悠悠實非長慮惟陛下奮仁者之勇勵總戎之臣惕然於心不少自逸覬釁而動以挫長驅之勢振在吾之威則在彼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弭詔下兵部少保于公謂李某言誠為正論請下其章以勵邊臣甲戌轉吏部右侍郎詔頒君鑒錄

於羣臣公擇其中善可為法者二十二君又詮其最切者數事曰鑒古録上之盖深有意效忠於上為孝友恭儉之事而力莫能與也英宗復位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名公兼翰林學士入内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后徇葬者上問武功伯徐有貞及公公言景泰初汪后即不得志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為宜厚遇之上憮然以公言為是山東奏民饑雖得内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名有貞及公議有貞

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公言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為人上之理上深以為然命增銀四萬兩民賴全活甚衆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辟為己功竊弄威福上漸不能堪乃密語有貞及公宜協心輔朕公自念遭逢不偶凡事一以至公處之吉祥與亨滋不悅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其敢言命吏部識其名將擢用之亨

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公所使相與慫恿於上言已有迎復功為有貞賢等所傾將俾臣等無噍類因伏地流涕不已乃諭旨言官劾公等并下獄其日風雷雨雹大作損殿宇公署瓦木甚異上知天怒在此亨等反言上天亦怒公等雖强解釋終不自安明日言於上釋之詔俱謫外任公得福建布政司右叅政將辭而吏部尚書鹽山王公是日得專對語有間上曰李某與有貞雖同事未嘗阿比王公因頓首力言公淳謹可大用上頷之

即日留為吏部左侍郎踰月承天門災詔復公尚書學士公上章懇辭不允戊寅春賜玉帶以示優寵皇太子將出閣公請擇學術端良之士備輔導乃上劉翊等數人為春坊官上仍命公總之日授書正字於文華殿時崇仁處士吳與弼以薦聘至京上喜其來問公曰與弼當授何官公曰與弼老儒必能成就君德授春坊諭德專輔青宮為宜與弼固辭恩命不受乞歸田里公復請徇其志以勵士節上思建庶人幽大内六十年欲赦之

左右多以爲不可召問公公曰陛下此一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于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上悟其非命公舉可任巡撫者盖都御史李秉芮釗白圭王宇陳翌皆公所薦一時號稱得人尋命公總修大明一統志公偶患足疾不能造朝上遣御醫來視又數遣太監安寧以政務問公旬日方愈入謝時御史劉濬劾太傅安遠

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怒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聞濬言豈不解體將遣人縶之公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惟明主用其是舍其非而已不當見譴石亨等遂乗間譖公以為回護文臣會上知公已深譖率不行而大悟公言為是濬得薄責已而溥還自陜西上曰溥為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之何以警衆諭言官廷劾之奪其太傅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是歲如期來集公言於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後十年一度為著令初上於便

殿屏人謂公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
其門柰何公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陛下每事自
斷惟公道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
上曰朕意亦然㑹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
鎮大同諷大同人薦己上廉其詐并逮亨置於法因問
公迎復事公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怪問何
也公曰天位乃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
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為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

輩實貪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何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所至今為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盖非公忘身徇國不避讐怨莫敢發者前此榮禄公以封贈恩詣闕謝至是陛辭上特賜寶鏹三千貫因顧謂公曰先生已盡天倫之樂乎公頓首曰臣父子所以有今日者皆

陛下之賜是冬賜甲第一區公上章懇辭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名所辭不允遷居之日上及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賚公以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應故事無以示懲勸言於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旌異者十人賜宴禮部上命公與尚書鹽山王公主之庚辰敵帥博囉攻大同守將失利遂深入鴈門關烽火徹於京師民驚逭不可止公請急發兵遣兩都督將之出鴈門倒馬二關旬日始定明年敵西攻凉州莊浪公知上

以敵入為憂陳邊事五條上從之遣懷寧伯孫鏜率兵往禦時江南北大水而加以師旅公言宜布寬卹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鳥板枋之類及暫免采柴追馬清匠刷卷諸事而采柴一事歲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上雖見原而下詔戒諭勲舊之臣欽益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為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孽公傷首及耳且持公謂曰某等迫於讒

間不得已為此請入疏以申救公曰爾既殺讐償怨能
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公在甚喜既脫於難
上急名公入公手疏曰逆賊就禽此非小變宜詔天下
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
路者惟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由是陷於大惡而不悟
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上悉報
可下寬卹十餘條而以開言路殿焉上念公忠勤下勅
加太子少保公上章懇辭不允公以西師未解而京師

有變大軍未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敵虜引出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公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為壯久則為老且敵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況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趣河開班師使民得屯種為便上命廷議率從公言聖烈慈壽皇太后崩上見公所服斬衰與衆異取視之乃知公服制合古即以公服者為法命宮中悉易之孟冬〻享太廟適大喪禮未終上以問公

公言宜俟釋服後庶人情事理兩安上曰微卿言幾舛於禮癸未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名公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公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召公曰朕惟俯伏難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公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蕆事而還二月晦夜公聞空中有聲明日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黎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即名公曰此事正須先生言先生不言誰復言者其具寬恤事條密封以來公遂疏十事一清淹禁罪人二止銀場煎辦三停歲造紙劄四蠲被災粮稅五弛芻粟之徵六罷虧損馬疋七飭邊臣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糾察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歛

上曰朕諦觀之皆實惠也宜即詔天下公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燒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已下番所遣使臣停內外買辦采辦上不從公執

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公力爭皆寒心同列
亦為公懼公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
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禄位然上聖明
亦不以為忤也上以母后胡氏因疾請閒尊號靜慈仙
師非令典欲上皇后尊謚而左右以為不便一日召問
公公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然臣之愚必須
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陛下之明
孝不然為虚文上即命舉行是時錦衣指揮門達有寵

於上專理詔獄且兼緝事於中外道路洶洶相視以目
公嘗以為言達銜之會指揮袁彬為其誣下獄有救之
者上命達訊之達欲并傾公咻其人使誣公為草奏狀
牽捕數十人勢危甚上令廷鞫之其人遂吐實曰此達
所教也公以事白上疏力辭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為言上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甲申春正月上不豫
久之疾劇命中官以遺詔示公十七日上賓後五日今
上嗣位有欲專致隆於上生母者公曰天子新即位四

海顒望凡事宜悉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脫或不
然則當尊母妃為太后於皇后為太后上加二字以別
之卒如公議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為皇太后進
公少保吏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未幾而門達以附
中官謫遠方又為言者劾其欺罔故殺諸罪戍嶺表不
知者以謂出公意其黨相與為匿名文書指公姓名欲
中之公不自安懇乞退休上不允下令禁謗議者時災
異屢見公請出宮人以昭聖德又上疏言人君一身天

下之主若行事合宜中外順服不然則人皆離心離德而欲天下治安不可得矣然治安之本在於君德輔養君德又在於左右前後皆老成端謹之人若輕浮頑猾喜好生事逢迎取悦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教者望即日退出毋令隨侍庶於君德無損臣受朝廷禄位為宗社生民至計不敢不竭忠盡言惟陛下剛斷而進退之

五月五日風雹大作飄瓦拔木上及郊壇公復疏言天戒顯赫如此惟陛下勉加修省雖在間靜之中常如對

越之際不可一毫與左右狎亦不可聽其誘而寵用之惟日與老成之臣商議君德何以修朝政何以舉念茲在茲頃刻不忘仍寫勑戒諭羣臣同加修省庶回天意公以疾在告詔免早朝尋降勑命公知經筵事及總修英宗睿皇帝實録有司請造鹵簿已得旨公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内庫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百姓蘇息未久奈何復為此上即日寢其旨皇后吴氏之廢小人乘機欲害公者益甚上命錦衣衛嚴禁之且

遣衛士夜宿公第護公以行有内直將軍想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於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然入想不已公言於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公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上亟是公言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以下俱奪爵盖公欲消患於未萌故於上即位極言之由是洶洶者衰息

有識者至今以為難丙戌二月聞榮禄公之喪詔起復公賜賻甚厚復賜素品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為營葬事公上疏言士見用於盛時者無分小大於父母喪皆得盡三年之制若臣以所任之事而不得盡恐無補於名教得旨朕賴卿輔導卿勿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遵命以成大孝公復疏言陛下必欲起臣以為國家事重不得以彼易此但令内外大臣當任者皆忠正老成之人使臣在此不過贊成其事無臣贊之亦不為欠臣之

去就甚輕昔富弼累詔不起亦以朝廷有人不至甚不得已故也臣之蹤跡似亦類此乞容臣終制假使未填溝壑則驅策駑鈍以報皇上固有日矣詔卿當深念職任之重移孝為忠不必固請遂遣太監林興輔行公聞故鄉歲侵加以師旅請止官營葬不從既抵家襄事與即日促公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公退即疏言陛下謂臣可以委託堅使奪情而不知臣實駑劣不堪有類折足之鼎且古之大臣若張九齡寇準輩雖

起復而入不非者良以其人之才足勝重任有益於天下國家也如臣不過尋常之流無事之時亦招物議今不獲命則不知者謂臣心實以此為榮姑陳奏章免人之議而已乞察臣至情而矜從之詔禮有經有權朕特從權制用卿若固違君命豈得為孝卿當深念大義勿恤微言勉起就任毋得再陳公復疏言臣累訴衷情而陛下曲加勉諭終不矜允奉誦恩旨涕泗交頤所以不能仰遵聖訓者區區之心誠有所不忍也況臣日迫衰

朽縱起供職未必能副陛下盛意徒重臣之慙增臣之罪詔卿言之再三但委託尤重宜體至懷即日就任慎勿再言又遣中官至公第道上意乃供職公因上道中往來所得軍民利病八事大約乞重守令之選毋拘常格以免曠政留河南所運之粟以備民飢停通州諸衛薪炭之徵以蘇民困蠲江南馬戶而復本處民戶代之以均勞役增天津諸衛及河南滎澤新鄉諸處驛遞以便往來開衛學軍生歲貢以振淹滯上即命所司議行

是歳秋宰廷臣言今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仰惟祖
宗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内外不許混雜府庫充積金銀
不肯妄費遊宴有常所而不縱情賞賜有常規而不濫
及至於祖訓一書尤為明備惟陛下遂一省覽刻意恭
儉以繩祖武以幸天下上方虚己以聽而公感疾浹旬
不愈上遣中官臨問賜尚食及命御醫日夕診視報疾
狀凡三閱月疾亟語弟監察御史讓及子璋惟以國恩
未報史事未成為念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于賜第

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距生永樂戊子十二月十六日先是京城内外木稼三日太白見入南斗杓中訃聞上震悼輟視朝遣中官賜鈔一萬緡為賻贈公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曰文達明日遣禮部尚書姚夔諭祭詔每遇七日及下壙皆遣使祭命工部給棺槨輿齋粮麻布兵部給驛舟還其喪仍官其子為尚寶司丞哀榮始終自三楊先生之後一人而已公少即有志聖賢之學為諸生時提學者問所志對曰為學之道當如周

子言藴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其人大異之在吏曹遍
書箴銘於坐右及故學士薛公瑄交厚善務以性學相
切劘而窮理之功益密故言益純行益充立朝四十年
不立黨與惟守一誠盖不知者始或疑而終大服之無
異議自以受知英宗遂身任天下之重知無不言言無
不力天下亦倚公為重雖遭讒羅謗處之泰然登對之
際氣象雍容言辭簡當將順匡救之力甚多英宗嘗論
景泰不與大臣接言公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

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於君德方有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每以此戒左右公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言飲食隨分曽不揀擇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公曰如此節儉尤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節儉是以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又曰朕於四書尚

書皆嘗徧讀如二典三謨真是格言公曰誠如聖諭凡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英宗每為首肯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奬恬退厲名節為先耿公九疇及軒公輗皆以廉介聞公首舉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未幾耿為石亨所排斥軒以權貴侵官託疾去公屢言於上而還之年公富亦為亨姪彪所誣陷及亨敗公力言富有執守可大用遂起為戶部尚書上嘗謂公曰左右多不

悅富者公曰不悅者衆愈見其賢禮部侍郎缺員有求近習薦陞者上問公何如公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此因進言邇者士風不立多夤緣以求進如用紹請於黼座名吏部面命之庶幾士類知警上從之命下之日傾朝㦗然其後任事大臣多公所薦已薦美其人不之知反有訾公者或以告公公曰吾知用其才耳三選庶吉士儲養於翰林親加督教如愛子弟與故學士呂文懿公及今學士陳公彭公相處十餘年

未嘗失辭色每語具以忠言相告而於講學論政至終日忘倦人有善若己出不白之不已兩廣兵興編修邱濬實廣人具嶺南事宜告公公繳奏言濬言可用請付軍中為平賊之助遇天變民瘼憂形於色每以裁抑浮費蘇息民力為本謂内帑財物非濟兵民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自公柄政前後發内帑銀救荒卹邊凡數十萬計人有急難以身救之而於植臺諫慎刑獄尤惓惓焉有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

弊上不悦以章示公公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其公上意方解言路屢閧屢闢而不至於銷鑠皆公力主之惟成化初言者歷詆中人之惡謂不可使與國政得補外而或咎公不申救者公曰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天順中宗室臨川王弋陽王前後為緝事者發其陰事已而多涉虛因名問公公曰觀此則其餘所枉多矣法司雖知其枉而不敢辨非明詔理官不許畏勢避嫌實

傷和氣上乃名三法司面戒飭中外感悅凡朝廷大政令涉於軍情邦計者必經公議而後決敵帥博囉近邊有言傳國璽在其處請發兵乘機掩取之上為之動公曰頻年災荒府庫空虛兵民困極宜與之休息且敵近邊而未嘗犯塞無故伐之必釁況秦璽亡國之物亦不足寶上瞿然罷議內府奏乏金用詔下戶部議請以蘇松嘉湖四府歲折粮銀折金五萬兩公言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湧貴聞雲南

諸夷有歲辦金銀若以銀折金亦足以充國用衆以為便松潘羌叛亂已物三司調兵勦之久不下公曰三司頡頏牽制自不能成功若朝廷命一大臣統之則事定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上問公可將者公薦都督許貴遂用之而松潘羌始靖凡冊后妃與諸王大喪大祀冠婚之禮及今上之初親耕視學諸大典禮悉命公與禮官增損儀式而後行白金文綺上尊珍饌與夫四方貢獻内帑圖書賜賚無虚月公每以盈滿

為戒取小旻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義雖位極三孤不治田宅不蓄女侍為學務實踐不為空言因自號浣齋孝友敦睦之行有人所難能者所居圖書左右口誦手録雖老不懈每有得即識之有體驗録一卷雜録三卷所被顧問有天順日録三卷作文章以理為主不為艱深靡麗之詞每教人以晦庵草廬為法有古穰集若干卷詩冲澹温厚有和陶詩二卷和杜詩一卷讀詩記一卷讀易記一卷南陽李氏族譜若干

卷平居無疾言遽色其容粹然見者如在春風中浮躁者為之自失陰狡者為之中沮盖其所禀者厚所養者深故其所得有大過人者如此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倖幸靖邊徼皆公之力天不憖遺可為世道斯文之不幸公配黄氏武畧將軍某之女早卒累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安慶知府濟之女累封一品夫人所生子男二長曰璋即尚寶司丞次曰玠女二人長適翰林院編修程敏政次適衍聖公

孔弘緒璋玠將以明年春奉柩歸葬於故鄉刁河之原乃以狀屬敏政敏政大人實公之友故為童子時公不鄙而收教之且妻以子至親大義抱慟無窮而謭才末學不足以發公勲德之萬一平生之託又不敢辭用直書其槩以告當代立言之君子且以備異日史氏之采擇謹狀

潭渡處士黄君行狀

君諱禎祺字仲禧世居歙之潭渡鄉人無少長皆稱為

潭渡處士君之先曰光者自祁之左田徙黄屯屯以黄氏故得名再徙溪北即今處光子芮唐貞元中以孝旌其門芮九世孫孝則元初用招降功授巡檢辭不受學者稱德菴先生孝則孫儒壽至元中舉明經諸暨州學正儒壽子塾塈塾善居樂元季號儒醫黄氏有遺文藏於家塈生祐祐生真娶汪氏女生君君天性孝友不凡年十二喪母十七喪父即奮然有立不落人下識者卜黄氏當有後時家道中窘日不暇給君晝則服賈力農

歸讀書不輟口有不省者走鄉先生質問之家日以裕
事繼母如生己每謂人曰世率謂繼母不慈特孝之弗
力耳用是繼母安君之養曰是真吾子鄉隣亦久而相
忘不知其為繼母也事兄禎祖如事父處二弟禎視禎
祥尤篤愛禎祥之子華少聰頴君撫其首曰是必亢吾
宗諸子不及也取為郡學生又遣之淳安從學士商先
生游舉成化乙酉鄉薦力學唯謹恒恐失懽於世父先
生兩賢之君平生操履一毫不茍鄉人或病其太執弗

顧也然事有越理者即相戒曰毋令潭渡處士知其為人嚴憚如此居喪奉祀一用朱氏禮或勸其少從俗者君正色曰吾生朱氏之鄉而用其禮何從違之二親喪在淺土族人惑於地理之説不克襄事君曰是不難取其書讀之不數月了其義曰蔡西山吴臨川不我誣也得地於歙之東鄉曰江東灣者舉以葬焉後雖有精其術者莫能易也周困乏振寡弱惟日不足乃更為醫有以疾告雖地險僻天大寒暑走應之無倦報以泉幣則

笑而却之曰吾豈射利哉晚歲喜賓客至者日相對讌樂劇談抵夜分不休子弟多以勞勸止曰吾自有樂地女曹烏足以知之道路橋梁有司不能令下君一語倡之不期而集至以不預為耻歲時聚族人於先祠諄諄以繼述為言然獨君孝不愧於旌君隱不愧於德菴讀書不愧於郡博惠人不愧於儒醫可謂一鄉之善士矣君生永樂甲申冬十月二十有四日卒成化癸巳秋七月二十有八日享年七十娶汪氏潛口巨家女生子四

長文昌先卒次文盛文亮文英女一曰秀真適吳還宗孫男二長天禄次天才孫女四長嬪清適許大祥次淑清適汪永潛餘未行文盛等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里某山之原華方上禮部得君訃驚慟幾絶又深懼其行之不白無以掩諸幽以走鄉人知其詳請為狀以速銘於太史氏走與華友且念鄉之老成不可以復見也謹狀

封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參議趙公行狀

公趙姓諱傑字子奇其先鳳陽壽州人元季譜逸於兵
燹故上世無所紀高祖大恭國初從高廟起兵積武功
至衛百戶遂土著於大興縣祖士遠父原清俱受代原
清復從文廟南征北伐進常山護衛正千戶母李氏封
宜人公常山之長子性淳樸無所事事獨喜究經史大
義每從諸老生求進往往有得遂益以簡冊自娛雖稗
官小説亦復寘意務中肯綮乃止常山之卒也公以洪
熙改元受世禄於朝尋改隸羽林前衛治戎恤士寬猛

得宜凡一切紈袴之習畧不少徇衛自使以下咸相語曰趙將軍非吾輩武人也謹當避之宣德中有詔罷前任護衛官廕襲令公乃退休不出了無慍容更學為醫遇良方輒手自傳鈔又解裝市藥雖家無一錢不恡遇有以疾告者欣然為治具不責報嘗語人曰吾豈射利者哉特少試利濟之萬一耳中年資遣其子昂為學諸生躬課之甚力或讓曰公獨一子奈何其督責過當邪公謝曰吾聞教子嚴則有成不三歲昂果以詩經領鄉

書第進士正統戊辰遂用昂貴受勑封徵仕郎中書舍人於是向之讓者乃大讙曰賢哉趙翁其諸異乎人之愛子也天順庚辰復受誥進封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叅議公早年頗嚴整中乃更於長厚既兩膺綸命尤伈伈自守如不勝衣口不道人非是人有見侵者亦居然承之不校親賓至則飲奕竟日不亂不勸出則裹青蚨數十百文以與丐者居常韋帶布袍長身鶴立年愈高步履愈健時杖屨於門消揺容與鄉人老稚相扶攜笑

樂望而知為仁人長者成化十年正月十四日早忽衣冠而坐如假寐然移時不醒遂卒公生於洪武丁丑三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八配張氏克相公初封孺人進封宜人先公二十六年卒子男一即昂也筮仕中書舍人進兼司經局正字歷翰林編修通政使司右參議納交一時知名士有聲於時娶李氏處士士英之女贈宜人繼潘氏武驤右衛指揮某之女封宜人女一適武驤右衛指揮劉達孫男六曰翊竑端靖竣立翊李出也鄉貢

進士娶蔣氏尚寶卿敵之女竑聘馮氏廣東按察副使定之女孫女三長適順天尹閻公子國學生璘次適兵部尚書兼大理卿程公子敏行次許聘河南布政司參政楊公子鏞曾孫男一曰恩女三皆幼昂將以今年二月十七日奉公葬東直門外長慶墳祖塋之右以走之弟委禽趙氏走嘗拜於公堂知其行為詳請狀之以乞銘於作者謹狀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致仕贈太

子少保謚莊懿周公行狀

公諱瑄字廷玉姓周氏世為山西陽曲人曾祖考諱某祖考諱温甫考諱傑皆以善行稱於鄉不樂仕進曾祖妣某氏祖妣任氏妣張氏皆名家有淑德祖考考以公貴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妣贈夫人公生永樂丁亥三月三十日幼有美質七八歲讀書即了大義考右都公見其不凡遣游沈良先生及譚曾二長史之門三君子皆國初名儒故公學有所悟入洪熙乙巳

入太原府學為生員學益進連丁內外艱宣德乙卯始
登鄉試會試中乙榜不就入太學出歷事於戶部正統
甲子用吏部銓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精究法意讞
獄明允時金榮襄公為尚書慎許可獨愛重公凡獄有
事必以委公如市藥物以療病儲米粟以䘏貧潔獄舍
以處衆皆自公發之有死獄累訴寃不得其情公微服
訪之累月一日至城南聞村媼言因乃白得不死給事
中翟讓御史劉訓給燕山左衛鈔誣官盜取下法司公

辨其誣讓訓被劾由是賢聲籍籍起縉紳間丁卯奉命
録南畿重囚戊辰録畿北者所至皆有平反己巳北征
部屬當扈從者在正郎多託疾公毅然請行被創而還
景帝立陞署河南清吏司郎中時有校尉受賕縱强盜
而以宿讐充數公力辨之校尉皆反坐有囚八百人一
日至公懼天暑衆集有病死者三日盡發遣之庚午刑
部闕侍郎衆望在公及王公槩兩人遂用吏部尚書王
文端公言陞公右侍郎公益佐其長屬其屬以洗寃澤

物為己任丙子順天河間二府民飢勑公往賑之二府素無畜積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公憂形於色凡舉行救荒之政不遺餘力復條奏八事一裁省各處冗官二停徵當歲糧草三添減軍士糧草如舊四免追久負馬羸牛羊五暫罷供應柴炭及夫役六皇莊湖泊之利悉民采取七招商中納鹽糧損其斗數八借水次官倉之粟濟民事下户部不能皆從而招商借粟之說尤以為難公復辨之曰商人嗜利榜出而久不應者計不得利

故也不損斗數安能來商粟出於民民死則粟無由得柰何吝粟而視民之死況曰借必有還之日非虛費也奏上詔特從公議公又為之具耕牛種子俾民力田苗出而天不雨公行部至武清懇告於上下神祇是夕大雨明日至滄州又雨時戶部尚書馬恭襄公前致仕家居謂公曰昔有御史雨今為侍郎雨矣秋大熟會英廟復位公請入朝不許申命公悉心賑卹事竣乃還時天順丁丑也戊寅陞左侍郎有綵幣二品襲衣之賜自丁

丑以來朝廷數有大獄又多屬錦衣鎮撫司公於其間委曲開諭陰所正救甚多復戒飭諸司毋覬望以害無辜然英廟眷公最隆癸未命掌工部事又命掌都察院事成化乙酉今上改元命公祭告中鎮霍山及晉代瀋三府先王因得過家省墓會族士林以為榮未還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至則嚴告戒袪宿弊有侵盜為奸數輩悉懲以法謫戍邊倉場為肅然而南京守備大臣輒欲校斛以侵公公上疏劾之事下六科十

三道復交章論之由是守備者被切責乃已未幾上南
京城守事宜者八及每歲朝京亦累有建白如點操江
都督粮旺之貪之類事多從行丙戌南畿羅貴詔公發
京庾之粟賤糶之以平其價民食不艱畿輔乃安是歲
陞南京刑部尚書士類相慶以為得人公告戒諸司事
非須勘者不得出五日以是無寃滯之囚嘗值獄瘟自
流徒以下悉縱遣之曰有事則名對懽聲載道咸舉首
加額以祝公壽南部起自洪武間至是傾圮公得請重

修而益以私享之錢輪奐一新甲午三考滿乞致仕上勉留不允自是無歲不乞休丁酉春夏兩上章皆不允至冬復以三載滿入見始得遂所欲焉公先世業醫無田産迨公益畢力於公家不及私且久住金陵樂其風土遂仍歸江南寄籍江寧盖公之得謝也日與故人親戚飲燕登眺甚樂久之失明長子經方侍經筵及皇太子講讀急請歸省得馳驛視公見公飲食談論不改於昔意其福壽方殷而未艾也經還朝後三年而公不可

作美實甲辰五月六日享年七十有八公配喻氏鎮撫之女贈夫人繼顧氏封夫人子男八人長即經天順庚辰進士歴翰林檢討編修侍讀左春坊左中允次綸太學生先卒次紘成化戊戌進士南京吏科給事中次紞次縉次紳次綖早卒次維女一人適太學生馬忠恭襄公之子也孫男十二人孫女九人公訃聞上悼惜贈太子少保謚莊懿遣南京禮部諭祭工部營葬事經得請歸將奉公葬某處某山之原而以狀爲屬惟公德性寛

宏氣度詳雅脩髯長身議論英發見者知為大人君子平生事上壹以恭謹為本自號葵軒以見志行己正凡所歷官皆循序而得不枉道以干人守官廉故鄉至無田宅可歸遇人務從厚有不荅不較人有託盡心力為之不啻己事在國子時同堂生居相隣喪妻無所得櫬公因家人送貲費至傾槖與之在官最以仁恕名為主事時有罪人貧不能輸官紙將鬻幼子訣别不忍聞公以折糧絹償其直還其子待朋友情誼相好而不比開

心見誠者必為傾倒厚貌深顏之徒則惡見之居家事親孝遇時節年老猶悲泣友于兄弟以義教子孫絶口一不言利下至奴僕之賤處之亦皆有恩張夫人一侍女年過笄公力請嫁之曰人雖賤而情則同後適鄉人生三男為富室為學不事口耳然發為詞章渾成可傳而公不自愜多削其藁出入兩京歷兩法司幾四十年無毫髮傷人害物之舉至於領賑貸督京庾活民利國之功尤多以故位登八座壽幾八袠子孫不下二十餘

人策名甲科聯官清要以並顯於公後則公之榮名始終慶澤宏遠求之一時豈多見哉先尚書襄毅公與公同僚相得最厚真異姓兄弟而兩家子弟相處亦不異於骨肉走童子時最承奬遇每侍觴酌聽緒論得窺公之為人故知公為詳矧於中允君同官史局經幃又同侍青宮世講之好日甚一日則次公之行事以告銘於作者宜不可辭也故再弔哭而退書之以備采擇如右謹狀

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董公行狀

公諱寛字世宏世為安慶懷寧人曽祖成元末仗劍從太祖渡江功未究而沒子真保以功授燕山左衛百户從太宗靖内難歷官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死夾河之戰子智代之仁宗憫其忠進昭勇將軍大同中屯衛指揮使徙治河間並以公貴贈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祖妣袁氏妣余氏並贈夫人公昭勇公之仲子以永樂乙未正月一日生河間里第生而駢脅鐵面膂力

絶人性沈毅寡言笑識者以為不凡稍長從師授學通
經史大義尤好韜鈐之書兄宣既嗣父職而無子以卒
遂及公治戎講武悉有條緒一時軍職子無出其右境
中毎有劇盜必挾矢獨出從以數騎手殪之而後返正
統巳巳都城戒嚴兵部尚書程襄毅公在吏科上章薦
其公勤智勇名赴京師方議大發兵襲敵者公力言國
軍新戍敵勢方張不若自守以固邦本賊内不得戰外
無所掠必將自遁少保于公亟納其言時舊降戶安置

畿内者並起為盜于公請進公署僉都指揮事將一軍自京師抵河間緝捕之并督操河間瀋陽大同三衛兵未幾賜璽書就鎮其地公於軍務弛張犂然得宜而尤以正自持親族無敢撓法者河間城瀕水易隳公措置修葺增重門及樓櫓壯觀一時居人賴之景泰癸酉召還督操神機中軍營乙亥有事於湖廣南和伯方忠襄公薦公偕行時銅鼓五開苗賊熾甚公嘗將偏師擊之經四十餘戰皆捷而擡羅擡網二寨山益險惡衆相顧

莫敢進公奮戈而前不終日克之以奇功獲重賚實授
僉都指揮事天順改元英宗復位神機大將言公久于
軍宜進擢以勵將士詔署僉左軍都督府事常扈從射
西籞所發皆中英宗悉其名屢有賜予辛巳逆欽犯闕
公聞變急以麾下士夜要賊於西長安門有特詔命公
引衆東上會天已曙兵稍集公請以神礮攻其家遂破
擒之進實授都督僉事是年賜璽書總督揚州諸路備
倭官軍沿海弛備已久夷人或偵於境而戍者不覺公

整飭戎裝簡閱戰艦程勇怯謹斥堠屢獲其偵者後十數年無邊事又以其暇日留意儒學禮貢士而津遣之蠲社學生繇役賢聲籍然起東南久之四川暨漕運總戎之人兵部尚書白恭敏公連以公名上不果成化改元今上嗣位念公久於邊賜勑嘉勞并賚白金彩幣尋命公兼督常州孟瀆河及蘇松通泰諸路鹽賊錢厚糾衆僭號江海上公畫圖刻期分道進兵而嘹角嘴地屬江北公移檄巡鹽御史請伏兵數百為援且曰如約則

賊當掩捕無餘不然止得其半已而失約公獨以軍進
擭厚及其黨與數十人餘走江北其料敵如此癸巳以
疾上請還京師就醫藥居十有一年而卒時甲辰八月
一日也享年七十訃聞上悼惜命禮部諭祭工部給葬
事而臨壙復遣有司祭焉公先配何氏早世支氏封夫
人皆佐公起家得婦道繼藍氏側室劉氏王氏皆有出
子男八人長璋當嗣公職次琇鄉貢進士次璘次琦早
世次琥次璉餘二尚幼女八人長適指揮孫恭次適指

揮徐能次適指揮子周濟次適指揮宋瑄次許聘故都憲寇莊愍公之孫死于節次適千户唐英次適指揮子程敏聰次許聘指揮周某孫男四人孫女六人公少而孤事母夫人極孝母嘗患風疾日跪奉湯藥三月不懈母飯餘則取而啜之疾瘳乃已鄉人以為難天資廉介不妄取予自奉甚儉而恒有濟人利物之心端居終日無褻言戲色雖盛暑不脫衣巾軍中號董御史尤厭登勢要之門所居官皆論功受薦而得惟名公碩儒則納

交恐後教諸子力學奮身不為紈綺之習在姑蘇日嘗與故武功伯徐公都憲韓公談兵及論孫扈旺相之說二公為之歎異稱賞計公所至雖古良將蓋不是過然惠僅止於鄉邦威畧行於東南不及展布四體奬率三軍以從事於西北二敵為國宣力又不及總殿巖陪廟謨以進於通侯宿將之列而卒老於牖下惜哉走即公所受薦程襄毅公之子而從弟敏聰復委禽董氏有婣好焉茲歲之春方與僚寀作詩歌以祝公壽於堂蓋不

意其遽至此也璋等擬奉公櫬還葬河間某地之原而以狀為屬嗚呼先友盡矣走何敢復辭敬弔哭公而因琇所次第者掇拾書之如右謹狀

篁墩文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李尭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鈴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史緐榮

篁墩文集卷四十一

明　程敏政　撰

行狀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謚襄毅程公事狀

公諱信字彥實世為徽州休寧人其先有諱元譚者東晉時為新安太守有惠政受代為民所請留因賜第郡之篁墩子孫家焉其後有諱靈洗者嘗起兵禦侯景之

亂梁陳間屢立戰功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廟食於徽靈洗十四世孫澐唐御史中丞歙州都知兵馬使子南節居休寧陪郭公所自出也初忠壯五世孫大辨唐六合令北徙中山博野再遷河南九世曰琳宋太師中書令謚文簡曰珦太中大夫是生明道伊川兩夫子靖康末子孫俱從南渡居池州曰祉仕為休寧尉遂與陪郭同居且相擇繼故休寧之程實兩夫子之正系祉弟榮秀元江浙儒學提舉生文貴饒州路德興

縣銅冶場提領文貴生社至正末用薦為承奉班都知不赴生二子長吉輔公之曾祖也妣吴氏次國勝從太祖皇帝起兵官至萬戶死節於偽漢追封安定伯累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禄大夫柱國加封安定侯謚忠愍廟食康郎山事見實録祖社壽洪武末被註誤謫河間父晟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祖妣汪氏妣張氏俱贈夫人公以永樂丁酉閏五月十六日生

於河間里第生時大雨雷電既誕而晴乃正午也
祖府君異之少長遣遊鄉校英悟過人入為邑庠
生授周易時監察御史寧國程富提轄北學政得
公文驚曰北方乃有此子移檄列郡以勗諸生正
統辛酉舉順天府鄉試壬戌中禮部會試比廷試
賜進士出身時年二十有六觀政之暇遍讀諸經
皆成誦乙丑十月詔遴選六科官著其令曰行止
端莊人物豐偉語言正當學識優長吏部閱諸進

士而以公一人名上授吏科給事中丙寅二月以父憂去六月繼有祖父之憂喪祭盡禮不用浮屠法戊辰九月服闋復任己巳七月英宗皇帝親征北敵公與廷臣上疏諫止不報而土木師潰九月景皇帝即位公與言官上疏劾兵將扈從者失律敗事詔追罪首禍及其黨與命公籍録中官王振家事竣公以國兵新敗之餘宜得人才為用乃上疏薦除名大理卿薛瑄等數人皆下詔徵用之十

月北敵遂犯京師時中外戒嚴廷臣薦公及户科給事王竑諳軍事詔公分守西城竑分守北城各賜璽書有事與中外重臣協議而行公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内變養鋭氣以備戰守詔所司即日議行時敵師額森方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鏜禦之失利欲領餘衆入城監軍中官向義請納之公持不可曰朝廷掃國兵而授之鏜

令小不利趣之使戰則鏜必効死納之則敵勢益張人心益危非計之得因入疏言之詔勿納鏜而敵勢漸逼公自城上督諸軍以火鎗礮石鼓譟為鏜援敵乃引去京師解嚴景泰紀元四月充副使持節冊封蜀府華陽王妃歸途適畿內荒歉民流移相屬上疏言畿郡安則京師安請發官廪四出賑貸仍著令撫民官以民流之多寡議罪責又河間縣因兵後罷學官生徒併于府學非便宜復學

育材以見朝廷投戈講藝之美皆見采納英宗還自敵中方議奉迎禮未決有龔千户者投密書於學士高穀之家言禮宜從厚語漸聞衆相顧未敢發公曰武臣尚知禮而大臣乃持之不言諫官又不言之朝廷無人矣乃要同列具疏言之有旨取其書以入雖留中不下而一時正論藉之以伸九月陞本科左給事中辛未九月公以英廟還自北狩居南宫而朝廷闕朝謁之禮天象屢變上中興

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反覆數千言皆切當世務而敬天一事則請景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壬申春多雪恒陰公復上修君德慎刑獄蘇民困三事而銓曹除拜有未善者言之尤力時公雅負公輔之望臺部闕員多進擬而廷議復以宣府遼東兩鎮邊餉為重請增右參政兩人督其事吏部尚書何文淵具公與兵科都給事中葉盛

名詔以公為山東葉為山西士論蓋不滿焉公至遼東時巡撫都御史冦深巳得請倉官吏卒盜糧石以上者處死又造新斛視舊加二尺使人付公俾鈎考之公曰使彼真盜雖斗殺之不卹但令故為此加斛以置之死地豈情也哉取諸舊斛而校之曰以是入以是出雖朝廷有問當以是對取諸新斛立碎而火之癸酉四月以祖母夫人汪氏憂去乙亥七月服闋十月改四川丙子四月抵任分

巡所至問民疾苦不憚險遠八月提調鄉試防範周密人言不興時提督兵備刑部侍郎羅綺檄公總理松潘邉儲進攻大姓夷寇破其黒虎三捷諸寨會天順丁丑英廟復位公奉表入賀時方録景泰間上言之人乃留公為太僕卿公閱舊牘見諸衛歳耗馬不可勝計而著令月兩笞其主者計馬耗多而一時併之勢難乃名與約月出一馬則官可免笞而馬漸以增時馬政久廢朋言蝟興三營大將

石亨孫鏜曹欽聯疏入言太僕急徵諸衛馬非便請以其事隷兵部從之公曰如此則為不得其職矣即移文言太僕職專馬政而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知今日隷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不得與聞脫有警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職願明示為著令兵部懼以為言詔復其事歸太僕時公方起廢居官不三月即與權貴論事廷論韙之戊寅四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仍食三品禄巡撫遼東召至文華殿顧問良久道及

邊事命公與内外守臣協和行事公頓首奉命先是用曹石言罷天下巡撫官兵民皆不便英廟乃命學士李賢尚書王翺舉堪任者得李秉白圭王宇等及公而一時號稱得人遼東守將海寧伯董興聨姻曹氏公一切裁之以正興嚴憚之又造戰車千輛以備攻守𠡠義倉九行贖罪法入粟以備凶荒設月輪簿以革科斂置牌號以察奸細號令一新已卯三月因得風濕之疾焉都指揮使夏霖治遼東多不法而與董

興相結納分巡按察僉事胡鼎按其罪四十事公以狀聞詔中官及錦衣衛帥郭英往逮霦而籍之霦遣人逆賂於道英等遂奏霦事半虛實霦坐貪婪及私交外邦降三級謫廣西而都御史冠深併劾公聽外臺官言煩瀆聖聽英廟不之罪也尋以公覆奏不肯引咎徵還下詔獄庚辰正月調南京太僕少卿南京太僕治滁州事簡多暇公日與滁人遊瑯琊諸山尋王元之歐陽公遺蹟吟嘯其間若將終身辛巳刑部闕佐貳英宗與輔臣

論人材及公輔臣因言公性直不阿宜在法司英廟以為然四月名還陞刑部右侍郎公自守益篤凡事必從公又以刑繫民命之大者取大明律條分目析為律學指掌一編隨以自益七月曹欽敗董興流廣西時大獄多付錦衣鎮撫司然事有相涉者公未始不與之反復開諭務從平恕又以戒飭諸屬司毋觀望以出入人罪由是諸屬司以忤錦衣而擯者甚多甲申正月母夫人張氏卒京師公扶柩還河間朝廷遣官諭祭營葬成化

紀元有事於西廣四川今上皇帝詔起復公為兵部右侍郎公上疏固辭不允丙戌復有事於陜西荆襄奏牘山委日不暇給時尚書缺員公獨任之區畫邊事如在目中舉劾將帥皆當人意朝廷倚重邊閫畏服若脩馬政舉將材以待四方之用皆至今行之十月陞本部左侍郎時公舊疾作輟不時弗良於行移告家居十一月詔公起力疾視事暫免常朝賜一子入太學初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叛服不常兩鎮守將勢

不相下朝議遣近侍憲臣各一人往督戰而兵科給事中秦崇御史吳𤥨至軍不久還言諸蠻已靖詔各進禄二級未幾諸蠻復出破合江以上九縣勢益猖獗公覆奏劾兩鎮守將稍及崇𤥨上雖寛宥而兩人者心銜之丁亥六月邊報益急上用廷議進公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蕃漢兵討之賜白金綵幣金織麒麟衣一襲以行公至永寧分大軍為三道自督之以入金鵞池而分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

雲南軍由普市入授以方畧期四路俱會大壩兵及李子闗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礧如雨諸軍以神銃勁弩却之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而貴州軍已𮖑其後四川雲南軍已攻其左右驚顧四散不支連破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獲五千級生禽二千人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𥩌幽暗不可入公命諸軍以土石窒其門圍守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餘里公又陰察九姓土獠之附於賊者還師

撲之不踰年都掌悉平兩捷聞賜勑獎諭甚至公復請移瀘州衛於渡船鋪以控諸蠻分裂都掌故地隷永寧芒部易大壩為太平川立長官司以轄熟夷時公營大壩餘兩月淫雨不時瘴癘薦興舊疾益甚凱旋上大恱賜綵幣四表裏金織麒麟衣一襲白金五十兩及羊酒以勞進兼大理寺卿時崇方掌兵科負宿憾而褊巳外補紀功御史方漢適與公爭坐有隙遂相與搆公未盡殄賊及多上首功諸事頼上聖明置不問而言者弗知

也多以為説公不與辨凡四疏告病請老上俱不允褒
諭有加曰卿年未老當勉力効用不允休致曰朕以卿
功能方隆委任未可就閒且卿才堪任用不允歸老既
有疾待調理痊可理事最後公移文住常禄弗支上亦
不允戊子十一月命公入侍經筵辛卯春上以雨雪不
降將詣山川壇致禱令羣臣條陳闕失公上言兵事可
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大約謂當今在外惟延綏
兩廣無歲無擄刼之患而捷屢聞於朝堂賀屢稱於軒

陛四方流民悉聚荆襄此大可憂也而不求規畫之良
以為經久之策在内惟京營乃天子六師所以居重馭
輕而四方有事恒病其不純而困於不足凡此皆宜更
張之大者兵弊五事亦皆連類引喻誦而知其是非所
在詔下兵部一時任事者難之盖未幾而復有事於三
方悉如公言雖在告朝廷有所賞賚多即賜其家又遣
太醫診視疾漸瘳是歲九月復用廷議詔改公南京叅
賛機務特免公入謝陛辭又特給人扶上面諭而遣之

公至南京上章謝恩有願上興文事修武備永垂宗社之規親君子遠小人協副天人之願之語時營衛官多老不任事及貪縱者公悉汰之諸約束悉循其舊而亦未嘗小屈已以徇人壬辰彗出軒轅公與守備六卿合議得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具疏以聞且言給事中王徽等以言事謫官久乞召還以奬直言詔議行之應城伯孫繼先在南京多不法會事覺未決有詔下公多請貫之者公執筆憤然曰侯伯乃武臣領袖懲一戒百正在

於此遂盡發其貪尅諸事繼先坐免黨與皆謫戍嶺表

軍府肅然癸巳七月公六載考績詔免公赴闕甲午舊

恙復作懇辭機務上重違公請賜勑還鄉曰卿其勉進

藥食用臻康寧疾若脱然去體其勿久安於家明年公

還休寧里第日與鄉人耆舊徜徉山水間飲讌為樂戊

戌七月喪其季子時長子敏政方侍皇太子講讀懼公

憂傷請歸省詔馳驛慰公侍饍兩月公飲食起居如常

且趣敏政還朝曰吾不能報國厚恩汝當勉力勿戀戀

於此己亥五月忽因吐致疾轉為風痰既差而復者三竟不起時九月二十七日辰時也享年六十有三有司以訃聞上悼惜詔贈太子少保謚曰襄毅遣使諭祭於家命官督有司治葬事詔臨壙復賜祭焉公體貌魁梧德性剛果以氣度雄天下見者知為偉人為進士時嘗以事詣内閣大學士楊文定公見而奇之與論鄉郡人品高下應答如流確有定見曰遠到之器也善自保重為諫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不矯激以為名歷官

中外更十有三任凡三十餘年獨立無朋而不以人言少變佐兩藩及法司皆以敬正輔其長官不隱忍坐視以為賢識見明敏凡朝廷有大事衆未決白者數語之間犂然愜當如北敵潛伏黄河套中歲為西患輔臣有請興十萬之師以大同守將楊信為總制搜勦之公力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弗追此不易之法而楊信亦止請將三萬人巡邊禦敵公曰此大舉繫國勢之強弱以三

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蓋關陜連歲受兵今此之往勝形未具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衆服公言卒與二萬人以巡邊為名而罷搜套之議掌兩京兵政及典征伐皆有成績不辭任怨而尤識治體有大臣之風在川貴也勑許便宜爵賞生殺迄成功而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恐閫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福其在南京也守備者多欲受訴牒預錢穀有司之事公力止之

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事事預聞乃古者宰相之職非朝廷意惟性嫉惡太甚每曰論事必須先別是非論人必須先別小人君子人有善樂道之如己出有過面斥之不少恕而中則實無芥蔕亦無後言常慕宋張詠之為人誦詠之言願斬丁謂以謝天下然後斬詠以謝謂以為真丈夫語然招謗取忌率由於此惟相處久而相知深者乃稱其忠勇亮直可方古人既退居里第聞四方有警或時政闕失憂形於色甚至撫几扼腕自

號晴洲釣者以寓頤治之意事親最孝少時嘗力耕以為養既仕而喪父竭力以奉母居憂廬於墓左有野蠶成繭及芝產其旁寡嗜好而喜播植凡花卉羽毛法書名畫一不挂目教子弟嚴而有法不少假借弟侶累從征伐歷官瀋陽中屯衛指揮僉事克自立而諸子皆業儒不習紈綺之態待內外親族恩義兼盡拳拳以虧體辱親為戒嘗於先塋之旁置田五百畝為義莊以贍親族之孤貧者遇故人子尤矜恤之振拔惟恐弗及好學

至老不懈後生之進謁者必以經學相詰難詩文字畫皆不經意而雄渾方整可傳類其為人凡著述多不畜槀其出於諸子之所輯録者有容軒槁尹東槁南征録晴洲集康寧髙槀若干卷藏於家配林氏處士頎之女佐公起家有德有儀累封夫人子男三人長敏政成化丙戌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陞侍講今為左春坊左諭德次敏德太學生次敏行邑庠生早世女一人許聘忠義前衛指揮子凌雲漢孫男三人長壎次圻次塏孫女

三人俱㓜嗚呼若公易直之行確實之學剛介之操明決之才折衝禦侮之功愛君憂國之志始終不渝可為一代之人豪矣而不躋中壽遽至弗作此終天之慟也敏政將請於朝奔喪而歸奉窆於休寧縣東南三里許南山之原伏惟閣下通家厚契最號知公敢以平生履歷求次為狀請銘於當代立言之君子惟是苫塊之餘言不能成章身不能為禮倘蒙矜恤而賜之不拒其為幸㑹没齒難忘伏楮怳然號慟而已

故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贈禮部右侍郎陸公行狀

曾祖朝宗故不仕妣張氏

祖淵故南樂縣儒學教諭贈南京户部郎中

妣李氏封太宜人

父愷故南京吏部郎中終户部郎中妣徐氏

贈宜人繼蕭氏封宜人

公諱簡字廉伯一字敬行其先本唐相宣公之後自浙

來居常之武進元季有曰富者以其子朝宗後表弟金彦名氏遂仍其姓金氏之族實賴以昌公曽祖也教諭公起國學授奉化訓導終於南樂為名師儒有子四人其長郎中公起正統乙丑進士授吏部主事終於户部敭歷兩京為時聞人其次愷賢而有文不樂任事又其次悌天順庚辰進士刑部主事至公益大顯甲科有司為表其里曰叢桂坊云公在娠彌月徐宜人夢吞絳桃覺而生公於奉化學舍生甫六七歲聰穎出類為竒對

語意犖犖聞者知其不凡郎中公與故吏部尚書莆田
陳公俊同僚因遣從學居數月陳公辭曰公子異才吾
不能為若師也遣歸入郡庠為諸生而講於諸父天才
駿發若不可制復從郎中公於京師遭徐宜人之喪扶
櫬南歸自郡城及河七十里徒跣號泣足破流血不自
知觀者益奇公雖少年而操行不可及成化紀元服闋
舉南畿鄉試第一人明年上禮部大為尚書姚文敏公
所鑒賞廷試中一甲第三人賜進士及第始奏復其姓

授翰林院編修與修英宗皇帝實録年才二十有五是
歲刑部公卒於京邸公憫其幼子弱女移疾乞恩護其
喪歸葬居家三年不出其學益宏以粹而郎中公得謝
養母促公北上時憲宗皇帝垂意稽古禮文之事命館
閣儒臣重勘朱子綱目以其暇日應制賦詩無虚月公
所進多稱旨亦數被賜賚未幾詔取宋元兩代史續綱
目遴選史官十四人公在選中總裁少保彭文憲公一
以元史付公元史修於國初僅七月而成事多舛複公

芟繁撮要決疑闡隱為力最多以九載考績陞侍講丁
酉春續編成陞右春坊右諭德今上在春宫講讀官八
人公與其一庚子同考順天府鄉試癸卯丁郎中憂襄
事已即闔門謝客城南有地龍臯公治别墅讀書其中
自號龍臯子而題其常所居曰治齋大事纂述以箴訛
補罅為己任宋季元兵攻城時刺史姚訔等九人死其
難未秩祀典公言有司立忠義祠以祀之又以蘇文忠
公卒於常亦欲立祠不果值憲宗皇帝上賓詔徵公入

修實録至則上已嗣登大寶以公輔導舊臣陞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充經筵官又命公等四人日直便殿侍講讀凡五閱寒暑實録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時玉牒久未編纂復命公領之癸丑春主考禮部會試甲寅上念公等侍從之勞特陞公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眷注方隆而公壽不少逮惜哉公天才超邁姿貌秀偉若不堪世故而事事精敏絶人然未嘗以是自侈惓惓於節行其輔儲極奉經

帷長史局必盡心力正講之餘多寓諷諫開陳治體啓導天聰聞者為之竦動實録垂成而十館所修不能歸一公等四人受委總勘彪分彙次始克成編主考兩試得人為多至於議禮論事必歸於至當有所不合正色昌言雖賁育莫能奪其平居蘊藉渾然不自表著與人交緩急周至尤樂汲引後進觴奕笑談終夕忘倦為詩文力追古作縝密峻潔一字不茍求者屨滿戶外而得其篇章者不啻什一得者如獲至寶不得者怳然如有

所失其見重於世如此而公每致力於諸經手自校勘至疾革猶朱墨不離左右充其所得直將以畏天命悲人窮而位不足以究所施功不足以罄所緼其所就者言論述作而已公卒以弘治乙卯正月八日年止五十有四聞者無問識與不識皆唏噓悼惜曰天之生賢不為無意而卒止於此乎訃聞有司據典禮上請遣官營葬諭祭其家久之獲贈禮部右侍郎亦出特恩云公娶同邑池氏承事郎敬之女贈宜人先公十九年卒繼鳳

陽姚氏南京府軍衛千戸福之女封宜人亦先公兩月
卒子男八人長含章郡庠生池出次奎章側出次巽章
姚出次敬章表章煥章九章有章俱側出女四人長適
國子生同邑楊增次適郡庠生宜興邵天和次在室次
早喪俱池氏出公所著治齋集數百卷未及詮次予與
公同舉進士入翰林公長予二歲予兄事之蓋三十有
一年於今矣而公所以玉我砭我者備至壬子之夏予
蒙恩昭雪入朝情好益篤方期晚境劘勵少免悔尤而

公遂抱疾矣予日夕視公見其貌雖癯而言動如常借書論文手札盈几屬續前夕猶有一柬名醫問疾而孰意其遂至不起也哉公子含章奔喪至京慟哭向予以狀為請又致公弟節所撰事行一通俾予次之顧予與公交承之雅誼同骨肉每一執筆哽咽難勝而公發引有期義不容已乃掇拾如右以授含章俾請銘於當代立言君子謹狀

英國太夫人吳氏行狀

太夫人諱悟成姓吴氏太原陽曲人其先世號多積善至處士諱珍者尤伈伈謹飭有士人之風娶沈氏生太夫人容德具備兩夫婦恒相語曰是女不凡異日必當顯吾家者稍長里人多以委禽至處士一弗之許也故太師定興張忠烈王之元配李夫人多疾内政無所歸一子勳尉忠亦生而不慧忠烈憂之乃禮致太夫人於吴氏太夫人來歸實忠烈以舊勲位台輔議軍國夙夜在公不得顧其私凡一切家務皆太夫人綜之無斁事

無違禮太夫人不逮事其舅河間忠武王事其姑河間王夫人手自烹飪奉養備至務得其懽心歲時相祀率諸婦潔豆登無敢肆忠烈與其弟文安忠禧侯裕國勇襄公極友愛而太夫人處其娣姒亦雍睦無間言李夫人三女仁廟冊其仲為貴妃其孟適黔國公沐斌其季適清平伯吳英太夫人每輔以善道勸之女紅而謹禮之譽聞中外忠烈死正統己巳之難太夫人一子懋方九齡朝廷襃忠命嗣公爵太夫人既擇師訓之又恒以

先世忠貞諭之以是嗣公德器駿發克底於成天順癸未冬賜誥封英國太夫人有淑善之積益隆壽祉之褒太夫人性仁厚有逺識念勲尉忠無子命以庶長孫為之後雖處勲戚極盛之地喜謙約樂施予旁逮羣族下撫臧獲恩義有加不事侈大勲戚家率相語以為可法弘治乙卯五月四日忽一疾不起享年八十有二距生永樂甲午九月十日訃聞上遣中貴人賜寶鏹二萬貫為賻命禮部諭祭工部治葬事別給齋糧米五十石麻

布五十疋尋復令禮部加祭五壇皆前此未有者葢特
恩云太夫人子一人即懋今太師兼太子太師嗣英國
公掌中軍都督府事總五軍兵營監修國史知經筵事
女一人適太師兼太子太師保國公朱永孫子七人曰
欽勲尉曰鎡曰銘錦衣衛百户曰鋭曰鋼曰鎮曰鉉孫
女三人長適永順伯薛勲次適安昌伯錢承宗次早世
曾孫子五人曰嶽曰嵩曰端曰崇曰巖曾孫女一人尚
幼惟太夫人以和淑真懿之德享耄耋康裕之福而有

嗣公為之子歷事三朝淳愿忠勤入贊廟謨出典師旅巋然世臣之冠而太夫人榮養褒卹兩極其至是亦可以無憾矣抑又聞弘治癸丑太夫人壽躋八十初度之辰傾朝縉紳舉酒相慶即席之際有鶴盤空而下躍入前席飲啄自如咸驚歎以為太夫人壽徵而嗣公孝誠之所感也暨太夫人捐館之明日是鶴亦悲鳴不食而斃異哉古傳記所稱羽化蛻骨之事殆近之歟嗣公以太夫人卒之年某月某日奉窆盧溝橋西南連三岡之

原祔於忠烈王之兆將請銘於當代巨公而以狀為託顧予不肖於經帷史局皆獲從嗣公之後於太夫人壽筵燕喜之作屢嘗執筆而況考德述行之舉將恃之以備采擇而可以不文辭哉是用掇拾如右以復於嗣公謹狀

篁墩文集卷四十一